

十外年前，九份仔做醮 (tsiò)，對四界湧 (íng) --入來的食客佻 (kap) 車輛，將原本彎彎曲曲並無佻 (juā) 闊的路，kheh kah 實捅捅 (tsinn kah tsát-thóng-x)。十一月天東北季節風，飄落來小小的雨絲仔，攏無去影響著濟濟 熱情的親友，擠入來這個只有百外戶人的山城。

廟寺是逐 (tāk) 擺活動的重頭戲，三隻大豬公，排佇 (tī) 廟埕，正對著神明位，逐隻攏有千外斤，布袋戲佻歌仔戲棚搭佇廟埕的兩片 (pīng)；鑼鼓佻鼓吹聲，共 (kā) 原本的金仔礦源斷絕、大部份的居民攏已經出外討趁的山城，舞kah 規暝日鬧熱滾滾。

講著請人客，逐个攏嘛輸人毋輸陣。佇幾年前，猶有留豬糟的就緊飼豬公，若無--的，就想辦法共 (kā) 人訂豬公，出外的子弟嘛著愛轉 (tíng) 來辦桌請人客。佇這工，逐家才發現故鄉原來遮 (tsiah) 呢迷人，親像佻五十年前頭擺做醮的時陣，全款遐 (hiah) 呢仔鬧熱。

一百冬前，九份仔是無人行跤 (kha) 到的所在，自從金瓜石發現金礦了後。對各地湧入來欲 (beh) 開金礦的人，為著欲有一个遮 (jia) 風覘 (bih) 雨的所在，有真濟人，佇靠近金礦的九份仔起厝。彼當時猶無鋼筋 (kàng-kin)，逐家用青貓石做地基，閣 (koh) 再抹紅毛土，規个山頭佻 (kap) 山坪，攏會當看著真濟這款的厝。

金礦業當興的時，kan-tann 基山街就有五、六間酒家，阮外公外媽就佇這條街仔尾開冰店。小漢的時，捌聽阮外公講起伊少年的時陣，就對汐止去遐做生理。伊講捌有一个金礦工仔团，日時經過酒家的時陣，予查某笑講伊一箍烏趁趁，親像一隻烏毛豬；這個金礦工仔予伊鄙相 (phih siunn) 毋甘願；等暗時仔收工了後，就穿kah tshio-x，去戲弄彼个趁食查某。講嘛捌 (bat) 有一个金礦工仔团，一時貪著金仔好價錢，趁逐家攏歇暍的暗時，去金爐偷提金仔，對小路欲 (beh) 偷走，去予日本仔「大人 (tāi-jîn)」開銃 (tshìng) 拍--死。

金礦經過三、四十年的開採，礦源漸漸斷絕去，金礦亦定定落罄 (puann)，雖然逐坑攏有倩傀儡戲來搬，嘛是無效果。到煞尾仔，有一寡地方士紳提議做醮，閣規定五十年後閣再做一擺。這就是十外年前做醮的由來。

講亦奇怪，自從十年前做醮以來，吸引一寡藝術家來遮(倚(khiā)起，有一片(phinn)佇遮翕(hip)的電影亦佇< 威尼斯 > 的坎城影展得著獎，九份仔閣再開始有名--起來，昇平戲院邊仔彼間「小上海酒家」嘛變做逐家「尋根」的好所在。(約740字)